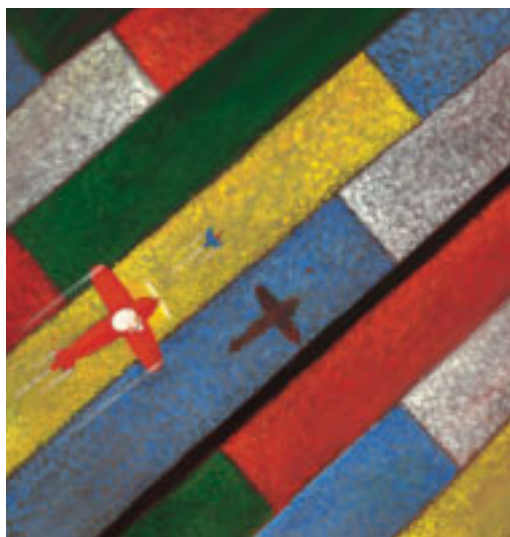


艾立克·巴圖的作品第一次引起我有強烈的印象，是因為他的《船長與我》。

他的作品既乾淨又安靜，用色素質而單一，但是營造出的浩闊、遙遠，極其令我震撼。他說：「一幅只有包含一種顏色的影像，也同樣可以表現出色彩鮮豔的感覺。」我的震驚，正是他在單一裡的張力。他藉素質營造出安靜與無限，那樣的顏彩，彷彿話說得很少，但是凝止的眼神裡卻盡是言語。在他的繪本世界裡，無論文與圖，有一種風格一直保留下來，那就是他對寬廣空間的處理，無限浩闊充滿想像。在繪本世界裡，他被稱為「視覺藝術的寧靜大師」，那種氛圍的蘊含，果然是一色亦可盡得風流。

因此，我又找出了由他繪製的《色彩的翅膀》，以及圖與文皆由他獨自創作的《戰役》與《樹的聲音》。

運用色塊與空間，創造出



單一、遼闊 與無盡

文／凌拂

圖片提供／米奇巴克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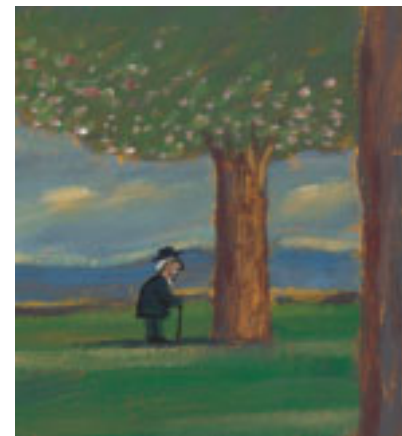
他藉素質營造出安靜與無限，那樣的顏彩，彷彿話說得很少，

但是凝止的眼神裡卻盡是言語。在他的繪本世界裡，無論文與圖，有一種風格一直保留下來，那就是他對寬廣空間的處理，無限浩闊充滿想像。



單一、浩闊的張力，是他的風格。重新再讀他的《戰役》與《樹的聲音》，他的故事在分格與靜止裡發展，文與圖一致，在同一個空間裡切分，但波波震盪，氛圍相連，文字裡也有分鏡的效果。他敘事風格跳脫傳統，但安寧唯美，看不見的氛圍籠罩，遙遠而巨大的詩意從不曾稍有間離。

《戰役》有如書生對弈。他的畫是棋盤，書裡的小人兒是棋子，而艾立克·巴圖則是棋手。他的戰役陣仗處理得乾淨而寧靜，是經過設計的，你來我往多麼有序，整齊得絲毫不紊，戰役裡倒下的人，也倒得非常自覺而有尊嚴，這樣的陣仗真是極其反諷，所以反倒以異質展現出一種極度的戲劇性。戲劇性的張力延伸到極度就是假，以假說真，像照鏡子一樣，反射出我們可笑的現世；理性



只有冷寂到這般，方可映現出成人世界的無稽與童真的可愛。所以當我讀到故事中的「鳥糞」和說到「另一個



顏色根本就不是美麗的颜色」時，發覺這個故事真是太有趣了，好像根本就是為我們而寫的。這麼有詩意的戰爭，實在太荒謬了。與孩子讀繪本，還可以從結果反逆的去談，如何從結果，一步一步還原回去，重塑與建設，才是記取與學習。

《樹的聲音》敘述了十二個大自然的場景，依循著影像的變換交替，故事看似不連貫，其實在畫面中以色彩

暗示四季的更迭，在敘事手法上看似斷離，實則畫面與畫面的分鏡中，夢與詩意相連，意雖遠，但想像的空間綿密不絕。繞著樹的主題，每一段都優雅令人低迴，氛圍中那種獨特的寬廣，不禁讓人想到，那是一種地景孕育文化的厚度，每一個短暫的瞬間，同時也是無限。我們有多久沒有欣賞過一棵樹了，所以觀樹、想樹、聽樹的聲音，透過這本書，無論大人、小孩，都可以因著回憶，共同分享一個因樹而來的種種情境。



相較之下，《船長與我》有著更濃的哲學思維。敘事一樣採分鏡式的跳脫，用色則更為破格、大膽。言有盡而意無窮，艾立克·巴圖的用字極省，卻喜歡改變事物的顏色。紅色的大海、黑色的天空，意在言外，多餘的空間留給想像。不落言詮，反而更加蘊含無限的可能。獲得與放棄、追尋與回歸，思維的意味濃時，看來太深，好似離現實有些遙遠，但是也別低估孩子。欣賞一幅畫，孩子也有孩子的思維。世界從何而起，從何而結束，這部分孩子或許不懂，但是用色的恣意，從繁華到寂寥的兩端，故事的趣味有許多天機。艾立克·巴圖隱伏的，也許是要經由與孩子的互動，才能點化給我們的呢！

【延伸閱讀】
《戰役》、《色彩的翅膀》
《樹的聲音》、《船長與我》
米奇巴克出版社